

滿洲名臣傳

四十二下

內閣文庫			
三六	二二	一〇	五
函	一	〇	〇
一	〇	〇	〇
四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0	
冊數	160	(82)	
函號	290	4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非藏

命查關河直江蘇安徽山東一路營伍並驗

河工海塘便道查天津河間賑務二月奏天

津河間極次貧民遵

旨酌議展賑

沿海塘工舊有華亭石工長共千七百餘丈

俱穩固新建寶山石工千三百丈係匠尺

量建較部尺為短參差易滋弊竇請較定頒

發樣又塘身靠土二面及貼裏合縫處俱

與六面琢光之原估不符應核減餘金山奉

吳南滙上海各土塘離海稍遠已成桑田且
江南沿海地方平洋暗潮水勢較浙江稍緩
惟在該管官留心督率相機守護可保無虞
又奏浙江湖向由蜀山之中小壘出入其近
海寧之北大壘近蕭山之南大壘皆漲沙寬
潤杭紹二郡共慶安瀾迨中小壘漸湮大溜
悉由蜀山北衝刷浸溢爲患若濬通中小壘
故道減大壘溜勢上下塘工悉可安堵卽中
小壘難遽開導而潮汐衰旺有期長落甚速

暴至因費防護漸退便可施工若干險要處
多建坦坡木石剝塌俾挑水掛淤寔爲捷法
至柴塘一帶但使沙益堅積水不通流不但
不必改建石工並可免搶險之費是在相機
經理有備無患均議行七月奏言閱過河南
江南山東將軍督撫河漕提鎮共十七標惟
南陽及蘇松水師二鎮兵最爲生疎餘優劣
互見請分別察議申飭從之又疏陳洪澤湖
歸江之路應濬盭河以資輸注歸海之路應

濬串場河以資容受天然二埧石工高堰迤
下二堤俱可停下部議行先是山東巡按御
史李敏第疏請南旺湖地准給貧民租種
命訥親會同完顏偉議奏至是訥親奏南旺
湖在運河西湖內高阜悉可種卽遇洩水漲
溢退後俱屬腴田應將涸地令貧民租種水
大之年免其納租再查前河臣議准予湖中
截築長堤而內堤亦多高阜請並給民種原
議圈築處停止又疏言外省應行政務由督

撫司道行州縣行文出示全無寔濟前蒙
世祖章皇帝諭督撫于歲終將奏行條款如
何施行及行之如何有效具本題達行之既
久復成具文臣思州縣各官惟以簿書錢穀
爲事其于戶口之貧富地土之肥瘠物產之
豐嗇民情之趨向習俗之美惡以及山川原
隰橋梁道路漫不經心條教之外官與民旣
無餘事納課之外民與官漠不相聞浮文常
多寔意殊少請

滿洲各官傳 卷四十一
敕下督撫令州縣官徧經境內鄉村確訪將何事當興舉何事當整頓行之有無效驗據實申報上司卽據爲考覈歲終督撫據實摺奏毋庸彙題似亦崇實效去虛文飭吏治厚民生之一端也均議行十年三月協辦大學士五月充
五朝國史館總裁尋晉保和殿大學士七月充
經筵講官十一年十二月充繙譯考試官又

充

王牒館總裁十二年二月充會典館總裁四月山西刁民安邑縣張遠萬全縣張世祿等聚眾抗官

命訥親馳往率同巡撫愛必達嚴勘得寔治罪如律并劾愛必達及總兵羅俊有虧職守均請革職在事官并分別治罪從之初聞浙總督喀爾吉善劾浙江巡撫常安貪婪

命大學士高斌等往審十三年正月高斌等

議以常安失察家人勒索請革職
上以所審情節不明

命訥親往同查審得寔解京治罪論如律時
大兵征金川逆酋叟羅奔總督張廣泗久無
成功四月

命訥親馳往經畧軍務七月訥親奏言臣于
六月初六日抵卡撒羨溝軍營初九日往昔
嶺相度賊巢山勢伏思賊人因險築礮故能
以少禦眾今我兵已逼其礮當亦令築礮與

之共險兼示以築室反耕不滅不休之意

諭曰訥親築礮共險之策闕之不得其解夫
攻守異用彼之築礮原以自守我兵自應決
策前進奮力攻取乃轉令攻礮之人效彼築
礮是亦將爲株守之計耶且礮不固則不足
恃礮固則必勞眾力若以築礮之力移之攻
取破彼之礮以奪其所恃不亦可乎蓋能克
其礮而守之猶屬因利乘便之意今因彼守
險我亦築礮微特勞費加倍且我兵已深入

賊境地利氣候素不相習而守礮勢須留兵
多則饋遺不繼少則單弱堪虞賊酋凶狡必
狙我以持久出我之不意浮寄狐懸客主之
情既別情見形絀反復之慮尤深師老財匱
長此安窮不可不熟計也況將來金川撲滅
之後其地不過仍歸之番是今勞師動眾反
爲助番建礮之舉恐貽笑于國人躍然于番
部矣不如速罷爲宜尋
命傳諭訥親曰訥親建礮之策朕再四思維

不惟有所難行抑且深爲可慮將謂得尺則
尺得寸則寸以此爲自固之計獨不思礮樓
非可易成卽使能成而我兵究以攻取爲事
若再行前進其將再建一礮耶向後屢進不
已策將安出且調集大兵本圖制勝今不用
以克敵而用之建礮必非所願以朕度之此
旨未到之先勢將中止倘其意在必成究屬
徒勞無益朕一見此摺卽不以爲然及問在
京大臣等亦皆以爲不可朕意張廣泗老于

戎行豈有不知而亦隨聲附和在張廣泗未必不謂任事經年未著成效今既有經畧肩茲鉅任發謀決策經畧裁之是非得失經畧當之而彼得袖手旁觀遂其推諉之計如此則所係更大矣訥親不可不知此意况朕命經畧前往原以總挈大綱以朕坐籌遙度于京師不如可信之大臣親履行間察眾人之情就目前之勢相機指示據寔入告尤爲親切此朕命訥親前往之本意也至宣猷効力

仍當責之張廣泗等使各盡其長卽使朕親行亦不過調度指揮而所重自在羣策羣力從來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若論用兵熟練朕必不肯謂訥親優于張廣泗卽訥親亦必能知此蓋經畧統領全軍眾人之謀皆其謀眾人之力皆其力豈必自出所見方爲已功耶而朕更有深慮者大兵聚久變患易生在固原平居無事之時尙有一夫夜呼倉卒四起之變何況軍中親信僅滿洲百數十人其餘

皆譟發客兵及土司蠻卒本非世受深恩爲
我心膺者此浮寄孤懸孰無家室鄉里之思
而勞役不已奏凱無期版築方殷鋒銳莫展
肘腋之慮良可寒心在部曲士旅固不可不
鼓其氣勇而鋒鏑之下人孰甘心驅之太迫
變計生焉倘有不測豈不重貽西顧憂耶此
所爲反復以思而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凡思
慮所及不得不備細告知訥親使悉知之也
金川之役本不容中止况任舉之歿失我大

帥如其置之不問何以慰彼忠魂雪我眾憤
但憤兵亦將略所忌自宜因時度勢以爲進
止倘險地必不可爭或別有出奇制勝之善
策如古所稱用間用術或致甘言或懸重購
使彼有內潰之機然後可乘其敝溽暑炎蒸
瘴癘毒虐暴師日久無刻不勞軫念大學士
起居善自愛護并傳諭軍中諸大臣將弁其
各慎重閏七月訥親同張廣泗請增調兵三
萬于明年進勦訥親又奏言進勦事如秋間

不能前進應先期籌畫加調官兵臣思增兵
轉餉需費浩繁若酌留現兵萬餘據要害相
機攻擊其接壤土司令各于本境自爲防禦
似狡寇亦能坐困第久駐終非長策若二三
年後再集官兵乘賊疲困全銳進搗自必一
舉成功此二三年內或機會可乘矜獲賊酋
亦未可定若以迅奏膚功而論仍不如明年
接辦之可速也奏入

嚴旨切責尋訥親同張廣泗會奏進軍情形

命傳諭曰覽所奏各摺幾于智勇俱困金川
小醜不意負固難于勦滅遂至于此官兵收
撲進不能前退不能守卽小小獲勝尙未傷
彼皮毛何況批卻導窺得其要領以成破竹
之勢奏內所稱逆番來歲口食不繼可以坐
待其斃我兵果能奮勇攻奪數處賊必內潰
又稱賊巢用度果否至于匱乏究難臆度旣
云可以坐斃又云究難臆度始終迄無定見
而所稱來歲增兵三萬是否能奏膚功之處

清沙谷目傳卷四十一
亦非確有所見必不可已之成謀夫兩軍相
持兵力必不能施之地既已用兵豈容撤退
古有裹毡縋險衣草自蔽種種奇策以成大
功者獨非于此等處施之乎今乃欲待其自
斃自斃果有期可待乎如果寔有不能勦滅
之勢何妨明言其所以不能之故直請班師
今又未能確指其必不可勝而欲以三萬眾
嘗試之爲此無可奈何之說卿等身在戎行
目擊情形尙不能確有成算游移爾可朕于

數千里外何從批示何從傳諭且大兵有四
萬之眾賊止三千餘人何以賊應我則覺有
餘我攻賊惟慮不足日久懸望軍營消息而
奏到乃復如是殊非所料卿等可將寔在情
形或增兵必可成功或用兵勢有不可詳悉
審度歸于一是迅速奏聞勿爲兩岐之說要
知閩外之事惟卿等專責朕固不能遙制也
九月

召訥親來京撤回經畧印

清沙谷目傳

卷四十一

七

滿洲名臣傳 卷四十一
上召諸王大臣等面諭曰訥親素未蒞師摧鋒陷陣之事寔非所長祇以張廣泗調集大兵布置經年當有成算計經畧抵營之日正當告捷之時便可籌辦善後事宜自屬訥親所優爲耳初不料訥親至軍于彼處情形既未諳悉將吏人等方且聳聽經畧之指揮而伊並無奇謀異算以悚動眾心且身圖安逸並未親臨行陣士氣因以懈弛不思廷臣中平日受恩深重者孰如訥親其應感激圖報

者孰如訥親雖朕因伊體素弱屢經降旨令隨時將息此在朕體恤之道則然然以滿洲大臣當此戎馬倥偬之時孰不思同仇共憤剪此朝食而訥親乃因此旨輒安坐帳中不親臨陣朕猶待之數月及見所奏竟稱兵士向礮放鎗伊自帳中望見火光是從未奮勇督師矣于理可乎卽謂大臣舉動有關國體當爲意外之虞固不可親冒矢石獨不可臨陣指揮使士心踴躍乎况意外之虞亦屬未

然之事一何示怯至此及朕嚴加飭諭如前
往督戰卽已奪礮據險設早能如是其克捷
又豈僅此乎且自古豈有開關延敵坐獲全
勝之理可見前此寔由伊等頓兵不進不能
勇往出力而非堅礮之必不可克也訥親既
曠日持久了無成績朕不得已欲召之回京
又恐于命往顏面有關屢次傳諭詢問且寬
其期以待捷音誠使得朕此旨而奮不顧身
則自閏七月以至于今尙可有所勦洗以益

前愆也且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
命伊前往者何意所辦者何事回京將何以
報命而乃一聞召入之旨如獲更生並不請
命留駐以待事竣惟以入覲得以將寔在情
形陳奏明歲再往軍營爲詞不知軍營有何
必須面奏之情形又有何事爲朕所未悉僕
僕往來有是政體乎大臣躬膺重寄豈宜若
是乎滿洲大臣身當軍旅又豈會有是事乎
至傅爾丹班第等同在軍中自列名請安而

外軍中事宜從無二字奏及因降旨詢問而
訥親卽以傅爾丹等覆奏之詞敝入摺內批
閱之下不知其孰爲傅爾丹等之言孰爲訥
親之言朕因思從前西北兩路用兵大臣等
習氣惟以摺奏相傾軋訥親親見其事以此
爲戒故不令傅爾丹等紛紛陳奏復降旨詢
問而訥親並未覆奏傅爾丹等亦至今默無
一語豈訥親並未向伊等傳諭耶夫不使眾
人之鼓舌搖唇可也而廣思集益理所宜然

今在已旣無竒謀異策可以服眾而同事之
人又不使之陳一謀建一議此何心也若恐
他人揭其所短制之使不入告則伊在軍有
何事畏人攻訐而必不使人陳奏乎且軍務
非他事可比勝則雖欲斥其短而不能不勝
則人人指摘欲掩之亦不得也且廷臣中孰
有能于朕前公行萋菲者乎自朕臨御至今
又曾有受人搖惑者乎凡在大臣等皆不可
存此心而訥親尤爲不可若謂朕屢次飭諭

或由軍機大臣中有與訥親不相能者覬覦
而傾陷之于朕前爲浸潤之譖則是伊等能
排擠訥親安知將來又無人排擠伊等乎卽
訥親自思數年以來曾有爲所排擠而朕不
能覺察者乎且朕于訥親至軍兩月之久見
其漫無建立始降旨督飭而前後陳奏自相
矛盾之處不可枚舉在訥親平日豈非能辦
事之大臣朕亦初不以張廣泗之老師糜餉
移其責于訥親而訥親以第一受恩之人誠

不料其舛謬若此今若按法以繩人將謂訥
親平時宣力如此尙不能免何以示勸若委
曲含容人又將謂前此慶復之草率朦混今
此張廣泗之稽遲舛謬朕則知之而終于訥
親則不知何以示懲二者朕必居一于此朕
誠不能辭其過亦定爲抱慙今觀金川窮寇
以國家全盛之力何患不能成功今年不捷
不妨待之來年惟是大臣如訥親其受恩非
他人比此次奉命經畧乃諸事錯誤一至于

此殊出意外朕寔難以措置特降此旨著訥
親明白回奏尋

命革訥親職赴北路軍營自備鞍馬効力贖
罪

諭曰訥親身爲大學士膺此經畧重任前駐
軍營漫無勝算且身圖安逸並不親臨督陣
鼓勵衆心轉以建礪株守爲長策及得諭欲
召取回京伊並不計軍情緊要非克捷無以
報命而以面奏情形爲辭亟思回京朕以國

體攸關寬期以待伊復無敵愾之志惟事遷
延時日以俟歸期至陳奏之事矛盾舛錯不
可枚舉與伊尋常之辦事精詳急公黽勉竟
似出于兩人夫大臣誼均休戚平時之眷待
優隆正欲其緩急足恃能勝艱鉅之任爲國
分憂耳若僅以任職勤敏爲能則朕假之事
權憑借威柄苟非庸劣皆可優爲卽以操守
而論伊係勳封世祿且數年以來朕時加賞
資非他人可比縱饋遺賄賂豈足以動其心

是苞苴不入亦不得謂之潔清惟于重大緊要之關鍵方足以見報稱之寔心今訥親乃至于此伊卽不自顧惜獨不爲朕用人顏面計乎從前年羹堯隆科多等在

皇考時恣肆妄行事發之時皆卽按法治罪朕自臨御以來以恩禮馭下然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未嘗不時加戒飭使不敢縱正所以保全大臣至訥親之受朕殊恩廷臣無出其右乃中外所共知者十三年以來所

以教訓成全幸免隕越者以其尙能承受朕恩耳今伊福薄災生于此緊要關鍵處乖張錯謬一至于此極朕反復思之寔無以自解論其負恩之罪理應拿交刑部問擬但觀其退縮偷安之意卽就獄亦非所深恥然在朕十餘年知恩眷舊終不忍令其拘繫囹圄者著派侍衛鄂寔德山賚朕此旨于途次傳諭奉到諭旨之處德山卽押訥親前赴軍營所有前奏尙有面陳情形卽著伊繕摺交與富

成賚奏呈覽十月諸王大臣等合詞糾叅訥親負

恩乖謬請拿交刑部治罪

上命遵前旨行翌日

諭曰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念訥親身爲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于軍機奏到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

何子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恒卽會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卽應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爲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爲己功卽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亦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

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張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礮與賊共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礮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眾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軍士夤夜向礮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卽各

烏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眾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重務僨事至此尙何地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于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概不切寔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卽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

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卽
置軍務于度外托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
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
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
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畧無方概行退避
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爲何如主非不慮及
此而敢于遽請回京者眾人能知其故乎伊
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
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

逸爲嗣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
川之役傅恒必自請督師朕亦必以此任相
屬而彼地險巇林立攻取維艱卽傅恒亦未
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卽能成功亦傅
恒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
又必重治傅恒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
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卽奉到前旨亦
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
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正朕向所謂小

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爲訥親而眾人之不能見及卽其遜于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而未爲悞也何言之若今不能燭照其隱微治彼以罪而心猶不服則是終爲所悞耳朕臨御羣臣常有能肆其欺蔽而不察者乎至所稱回京面奏情形不知以經畧之親信大臣奏摺中何事不可備陳如漢文不能盡者則用滿文滿文不能盡者則用漢文何慮朕之不能詳閱耶前已傳旨

令繕摺與富成賚回著再傳諭令伊一一據寔明白回奏不得因見朕此旨但知認罪負恩奉職無狀浮詞塞責朕向因人材難得欲栽培成就得一二社稷之臣爲國家任事此朕本意卽用訥親爲經畧無非欲滿洲大臣歷練戎旅緩急足恃朕已屢經宣示豈有軍旅重事敢于嘗試耶以朕平時之推心任用訥親卽辦事詳慎操守潔清舉不足言使伊果于此等軍機重務能調度得宜殫忠竭力

傳斯後早竣紆朕西顧之憂卽有小過何妨
曲成今訥親負恩負國一至于此非朕所及
料亦豈國憲所可容耶若以向日加恩之故
獸法曲宥將來何以用人是以降旨將伊草
職發往北路軍營効力贖罪此伊自作之孽
非朕喜怒爲賞罰卽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皆所默鑒今諸王文武大臣
合辭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于法本無可道

但須俟伊回奏到日再行酌奪降旨嗣內親
兄爾江總督策楞奏請嚴治訥親罪

上曰自有處分豈因人言而定耶會訥親回
奏至

諭曰訥親所奏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于
張廣泗訥親以經畧大臣軍中調度皆聽指
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
此番罪譴本無可寬但出之他人尙爲有詞
訥親則無可委過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

身爲總畧果寔見其非何難據寔奏卽一
面叅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回不斷
並非伊不及此蓋必以一叅張廣泗則軍中
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爲卽過
之地將來卽或無功而歸亦尙借張廣泗爲
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寔心
任事之大臣所爲乎况伊摺內所稱自任舉
失事卽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怯懦委
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

並不親身督戰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
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大遲
悞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
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
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且伊兄策楞昨奏
稱訥親于國家軍旅大事如此負恩爲國法
所不容請拿交刑部嚴加治罪是伊兄尙知
其獲罪重大國法難容而伊乃如此陳奏則
是伊全不以軍務之輕重介意非天奪其魄

病狂喪心則目無國法不畏三尺辜恩負國
莫此爲甚此摺著交部收記尙有續降諭旨
究問之事俟伊覆奏到日並請降旨十一月
命拿問訥親子所在地方拘禁
諭曰訥親從前奉命經畧金川軍務退縮偷
安乖張貽悞已經降旨革職因伊聞召令回
京之旨託言有面奏情形故降旨令其將何
事必須面陳一一據寔明白繕摺交富成轉
奏不得僅以引罪泛詞塞責伊接到前後所

降諭旨稍有人心回思十三年來受恩如此
深重今于軍旅要務貽悞至此自必中懷愧
悔慚赧無地或恐懼失措不能置對尙不至
于天良盡泯乃朕閱伊回奏之摺嘵嘵萬言
皆不過掇拾歷來軍營中奏報情形非必須
回京面奏之事且稱兵氣之所以挫賊志之
所以遲皆因去年張廣泗並未深悉賊情進
退失宜所致而又稱張廣泗並無推諉尙有
資其策力懇請令與岳鍾琪分路進剿措詞

清涼山自傳卷四十一
三
矛盾乖張至此極矣不思伊身為經畧張廣
泗既進退失宜挫損兵氣自應卽行叅處乃
稱旣不諳軍旅而又奉旨以戎行責成張廣
泗夫訥親旣爲經畧不任戎行則所經畧者
何事豈不大成笑柄耶其餘朕所指出安坐
帳中自示懦怯師徒奔潰身先回營種種情
節皆自承認而猶思畱金川効力俟軍務告
竣始往北路軍營且妄懇覲朕一面窺其隱
衷因朕不卽治其罪暫停發往北路降旨詢

問是以轉生希冀之念猶欲遷延時日覲望
格外之恩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君臣
之際相臨以分相接以情人孰無過荷其事
在可恕情猶未絕或量與薄譴棄瑕錄用亦
所常有至于關係軍國重務賞罰不容稍假
朕亦斷不肯爲姑息之至今訥親所犯如此
更何晚蓋之可圖何桑榆之可收卽伊亦何
顏再與朕相見耶至伊所陳金川善後一摺
尤爲可嗤伊在軍前毫無寸進以退縮失悞
滿州名臣傳卷四十一

軍機獲罪罷斥賊尙未平何暇及善後其與
古人所謂何不食肉糜者又奚異乎卽其所
謂善後事宜亦撥捨朕前此諭及之事此不
過偶爾談論將來或應否如此尙在未定軍
機大臣等皆共知之而乃自以爲獻善後之
計吁其可怪矣訥親受朕殊遇位至大學士
如此辜恩負國罪狀難逭內省畧無動念此
奏更出朕意想之外伊既自出于頑鈍無恥
朕亦不得復以待大臣之禮待之此旨并訥

親原摺俱發出俾眾共知之又

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
餉經諸王文武大臣等叅奏朕諭令侍衛富
成將伊于奉到諭旨處拿問拘禁其舉動言
語並令富成逐一據寔陳奏今據富成奏稱
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後來切不可輕
舉妄動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訥親
此語寔爲巧詐之尤伊受朕恩一十三年推
心置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

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取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乃不采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寔在情形奏聞請旨罷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讐涉及邊圉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寔非利其土地人民輕起兵端前後所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悉勘酌倘有不能殄滅之故卽可明言其所以然亟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

于伊奏摺內批示云豈有軍機重務身爲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增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始終訥親以親信重臣膺闕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寔覆奏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悞咎更何辭又或慮奏到時

爲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
緘直達朕覽何得爲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
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摺奏撫
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
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
親所稱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之語軍機大
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
裂且無子嗣計無所出輒思以不必用兵之
言博天下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

武之名歸之于朕此其心懷狡詐寔出意想
之外朕誠不料十三年以來加以隆恩渥澤
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于此或
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訥親又云
皇上只恐我膽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
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寔乃毫無膽量朕方責
其過于畏葸過于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
祖額亦都冒險登陣流矢貫脛著于女墻之
上猶能負傷血戰不以爲苦爲國家建立大

清史稿卷四十一
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寔朕所不能解又訥親
聞雲梯兵過輒云此皆我罪苦我今年辦理
得安何至聖心煩躁又令如許滿洲受此苦
累此言尤爲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
調遣無不鼓舞振躍志切同仇皆眾人所共
見朕方深嘉悅而訥親乃以爲受此苦累伊
從軍營中來爲此浮言搖惑眾心俾眾人聞
之不知賊境如何險阻如何艱難此惟經畧
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爲所惑

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至爲消沮
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
功故爲此語巧于離間眾心而不顧國家之
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著將此旨曉諭中外
知之尋

命尙書舒赫德馳驛逮訥親赴軍營會同經
畧大學士傅恒尙書達爾黨阿嚴審定擬具
奏

諭曰金川用兵以來張廣泗貽悞于前訥親

貽悞于後兩人之罪狀雖一而其處心積慮各有不同至于自逞其私罔恤國事則寔皆小人之尤矣今日接到富成所奏訥親明白回奏一摺其乖張舛謬之處經朕所指出者悉無可置辨惟思求見朕面不知伊尙有何顏見朕且求赴軍營効力伊曾爲大學士將欲効士卒奔走猶得覬驍騎校耶其頑鈍無恥寔甚視此則張廣泗乃剛愎之小人訥親乃陰柔之小人白當儻事一至于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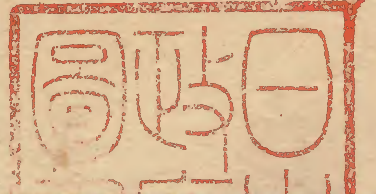
身膺重寄退縮無能早爲張廣泗所窺任舉敗後遂至一籌莫展且恐固原兵丁生事曲加重賞轉囑張廣泗彈壓而于張廣泗之挾詐誤公又不據寔陳奏意欲留以爲卸過之地伊兩人互相推諉其過惡之剛柔異而其心則皆不可問也夫訥親張廣泗在大臣中皆練達政事之員使不遇此等重務均可擁高爵而歷亨衢優游終老何至敗露若此可見人臣居心惟當一秉至誠使能公忠體國

自邀休佑如其懷私自爲雖以訥親之小心
謹密張廣泗之熟爛軍旅而方寸一壞天奪
其魄雖欲倖免而不能豈不真可畏哉訥親
張廣泗固不幸而遇此事而朕因此而益見
知人之難則金川之事未嘗非

上天昭示之深仁也朕臨御十三年思與大
小臣工共臻惇大之治而水懦易玩亦朕所
深戒豈肯曲法縱容爲姑息之主耶伊等當
此軍國重務而深負朕恩寔非意料所及今

特明正其罪以彰國憲乃朕賞罰無私大公
至正之道十二月張廣泗旣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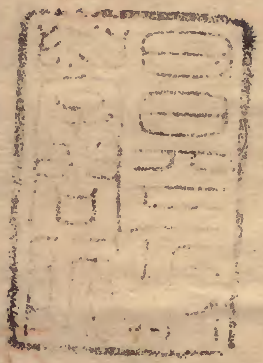
諭曰訥親自辦金川軍務以來行事乖張心
懷畏縮視士卒死傷漠不動念惟安逸自圖
娛樂是耽而于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疲憊從
未據寔入告今因軍旅重大不容久悞朕特
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畧調遣滿漢官兵飛
芻挽粟籌畫多方設令訥親張廣泗早行奏
聞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畚勞費矣今



朕于此事頗為追悔但辦理已成無中止之
 勢卽此而論訥親張廣泗誤國之罪可勝誅
 即訥親張廣泗二人乃軍前之勞人億卒所
 共切齒張廣泗雖經伏法而士眾尙未親睹
 訥親若在成都審明待報未免往返稽遲著
 舒赫德將訥親帶往軍前會同經畧大學士
 傅恒二面訊明一面卽將伊祖邊必隆之刀
 于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尋以
 大兵旣撤訥親不必速赴軍營卽于所在正

法十四年正月至斑斕山伏誅

命銷去訥親所得特加之一等公仍以伊先
 世軍功之二等公令其兄策楞承襲



滿洲名臣傳卷四十一終

內州名臣傳卷四十一終

